

中国翻译家译丛

译

罗大冈

波斯人信札

Lettres Persanes

[法国] 孟德斯鸠◎著
罗大冈◎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ERS HOUSE

中国翻译家译丛

译

罗大冈

波斯人信札

Lettres Persanes

〔法国〕孟德斯鸠◎著
罗大冈◎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Montesquieu

LETTRES PERSANES

据 La Société des Belles Lettres, Paris, 1949 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大冈译波斯人信札/(法)孟德斯鸠(Montesquieu, C. S.)著;罗大冈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翻译家译丛)

ISBN 978-7-02-009904-7

I. ①罗… II. ①孟… ②罗… III. ①书信体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0524 号

选题策划 欧阳韬

责任编辑 黄凌霞 张海香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42 千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25 插页 3

印 数 1—5000

版 次 195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904-7

定 价 37.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人民文学出版社自一九五一年建社以来,出版了很多著名翻译家的优秀译作。这些翻译家学贯中西,才气纵横。他们苦心孤诣,以不倦的译笔为几代读者提供了丰厚的精神食粮,堪当后学楷模。然时下,译界译者、译作之多虽前所未有,却难觅精品、大家。为缅怀名家们对中华文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展示他们的严谨学风和卓越成就,更为激浊扬清,在文学翻译领域树一面正色之旗,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携手中国翻译协会出版“中国翻译家译丛”,精选杰出文学翻译家的代表译作,每人一种,分辑出版,第一辑二十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四年十月

“中国翻译家译丛”顾问委员会

主 任

李肇星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友先	卢永福	孙绳武	任吉生	刘习良
李肇星	陈众议	肖丽媛	桂晓风	黄友义

译者序

《波斯人信札》是法文原书 *Lettres Persanes* 的中译。其实这个译名不见得确切。《波斯人信札》中没有一封信真正是波斯人写的。全部信札都是用法文写的,或者伪装用法文从波斯文翻译过来的。《波斯人信札》(以下简称《信札》)的作者孟德斯鸠是法国西南部大城市波尔多一个贵族家庭的子弟,文化水平很高,但是波斯文他却一字不识。

《信札》的第一封信是一七一一年二月寄发的,那时孟德斯鸠已经化名为郁斯贝克,正在从波斯去法国的路上。他的信上提到一个与他同行的波斯人黎伽。郁斯贝克在他的信中写道:“为求知欲所驱使,我和黎伽宁愿离乡背井,置平静生活的安乐于不顾,辛辛苦苦,出来寻求贤智之道……”这位黎伽在《信札》中只被提到两次。《信札》的作者没有说明他是朋友还是仆人,和他同路去巴黎。到巴黎之后,黎伽的名氏就一直不提了,到一百六十封信全部结束,他的名氏没有再提过一次。这至少说明了黎伽是和郁斯贝克毫无文化关系的人物。他并没有参加编写《信札》的工作。

从《信札》第一封开始,孟德斯鸠已经由法国人乔装为波斯人郁斯贝克。这个郁斯贝克接着就漫游法国,又侨居巴黎几年之久。《信札》共有一百六十封信,全部是郁斯贝克(即孟德斯鸠)在侨居巴黎一年多时间内陆续编写成的。这是侨居巴黎的波斯人郁斯贝克和他留在波斯的家人戚友之间往来的信件。从它们的思想内容看,这一大堆信可以分为三部分:(一)对于政治问题的评论;(二)对于社会生活,包括宗教问题的评论;(三)关于波斯富裕人家深院密室妻妾成群的生活情况。

从这一百六十封信的篇幅统计,我们可以发现评论政治与社会生活的信约占全书篇幅的二分之一。如果再把谈论宗教问题的信统计在内,那么总篇幅占全书的四分之三。由此,读者可以毫不困难地回答这个问题:《信札》这

部巨著的内容重点何在？

在政治问题上,《信札》不但联系时事,大胆指摘与批评法国烜赫一时的“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封建专制,又名“绝对独裁”,以及他的追求武功,东征西战,弄得国库困乏,民穷财尽。路易十四死后,王室的忠臣们不敢在大白天把国王的灵柩抬出去下葬,只好在月黑星暗的深夜出殡,避免对“太阳王”心有余愤的人民大众出来示威。难怪群众普遍欢迎在这个时刻出现骂“太阳王”暴虐的《信札》。

《信札》集中用十一封信讨论了一个问题:地球上的居民何以日渐稀少?当然,《信札》举出一些人口日渐稀少的现象,并未经过详细确实的调查研究,因而未必完全可靠。《信札》中提出地球上人口日渐稀少的理由也不完全正确。可是《信札》讨论世界人口日渐稀少的理由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例如《信札》作者认为,君主专制和天主教会干涉政治都不利于社会繁荣与人口增加。反之,共和政体与新教都有利于人口繁衍与社会富裕。《信札》公然反对奴隶制度,反对殖民政策,认为这些都是直接或间接使世界人口日益稀少的原因。至于大力发展工农商业,则有利于人口繁衍。

《信札》在距今二百三十多年以前,已基本上能正确划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界限。《信札》作者认为君主为了开拓疆界,满足私欲而进行的战争毫无正义之可言。他痛斥侵略战争。《信札》中有一个乌托邦式的故事:“穴居人的故事”。穴居人是一个原始部族。起初同族人民互不团结,结果被异族侵略,遭受抢掠与大屠杀。后来族人觉醒了,团结互助,没有异族敢侵略他们,穴居人建立繁荣富强的部落,人口也增加了。作者又举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实例:西班牙殖民者对于被征服的殖民地人民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在社会问题方面,《信札》首先用轻松犀利的笔调,描绘出巴黎上层社会各种人物的脸谱。在大幅的浮世画中读者可以看到在赌场上混日子的巴黎时髦妇女;烧炼黄金的疯癫丹客;终日空谈,言不及义的沙龙才子;无中生有,搬弄是非的“新闻家”。《信札》的目的在于揭露巴黎社会的黑暗与污浊。《信札》的讽刺是大胆的、毫不留情的。其中有一封信,作者通过一个女演员的自述,揭发了一个天主教士的荒淫无耻。《信札》揭发法国妇女在政治舞台上起着很大的幕后作用,搞裙带关系,甚至以色相为代价,掌握当权派。一句话,在《信札》中,你可以见到巴黎男女关系之混乱。

在揭发与描述之后,《信札》的作者一定提出他自己的深刻思考与意见。比方关于妇女问题,作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妇女软弱,妇女应当奋发自强起来。男子强加于妇女头上的压迫与统治完全是人为的,非正义的。世俗认为妇女不及男子,那完全是由于长期以来女子被迫处于压制下的地位。如果男女社会地位完全平等,接受同样的教育,同样被社会尊敬与重视,那么女子不但可以和男子一样能干,一样聪明,也许还可以超过男子。

在宗教问题上,《信札》也提出许多深刻大胆的意见。《信札》作者反对迷信,讽刺当时流行的符篆。《信札》作者不相信天堂地狱之说。他认为既然上帝创造了人类,他必然愿意人类幸福,为什么让人类作恶又罚他人地狱呢?

法国历史上旧教(天主教)与新教(基督教)斗争激烈,拖延多年,人民深受其苦,《信札》作者始终拥护新教,他一直认为新教有助于发展工农业生产,有助于国家兴旺,人民幸福。

《信札》的作者不是郁斯贝克,是孟德斯鸠——法国贵族家庭的子弟,受过良好的教育。可是不认识一个波斯文字,不会说波斯话。他之所以乔装波斯人,漫游法国,侨居巴黎,目的在于以外国人的目光观察法国。旁观者清,孟德斯鸠乔装成外国人之后可以用清醒的目光、清醒的头脑,观察法国的政治,以及人民大众的社会生活,思考如何改革政治,如何端正社会生活,以便使法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这是他编写《信札》一书的惟一目的。要达到这目的,首先必须让他的《信札》能在法国读者之间通畅流行。他不乔装英国人或德国人,偏选择了波斯人,因为波斯国家的法律和伊斯兰教教规规定,家产富裕的波斯男子可以一个人娶四个妻子。至于婢妾的人数则不加规定,只要你养得起她们,婢妾有几百人或几千人随你便,这个特点对喜欢新奇的法国人非常有吸引力。于是孟德斯鸠决定把自己乔装成妻妾成群的波斯阔人,用波斯贵族深院后房的风流故事,作为他以严肃的爱国爱民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信札》的装饰品。

一七二一年孟德斯鸠初次出版他的《信札》(那时他三十二岁),作者用的是化名,因生怕读者误会他的《信札》宣传革命思想。后来此书销路非常好,他就用真实姓名出版这部奇书。到孟德斯鸠一七五五年去世时,此书已再版二十多次(据说不算盗版书在内)。

《信札》在法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高的地位。《信札》包括三类文体:第一

类,深入浅出、明净澄澈的说理文;第二类,轻松活泼、尖锐微妙的讽刺文;第三类,以义理为骨、情节为肉,朴素简洁、爽利明快的叙事文。

《信札》问世后畅销不衰,孟德斯鸠感觉自己的声望日益扩大,曾经向法兰西学院提出为院士候选人,但未能被接受。二十年后,他再一次申请为院士候选人。这一次他终于被推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这是法国文人在本国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从一七二一年到一七五四年,三十多年之间,孟德斯鸠对《信札》的文字不断加以修饰,到一七五四年,他发表了《信札》的订定版本。这部名著之所以成为传世之作,在法国有久远的影响,是来之不易的。

罗大冈

一九九六年于北京

作者序

我并不是在这里写一篇献词,也不是替这本书请求保护:①如果书是好的,人们一定会去读它;如果书不好,那么人们读与不读,我更不必计较了。

我把第一批信拿出来,试一试公众的口味;在我的文书夹中,还有大量别的信,日后可以发表。②

但是,这得有个条件:我不愿人们知道我是谁;如果人们知道了我的姓名,我将从此缄默。我认识一位女子③,她走路的姿态相当好看,可是别人一看她,她就瘸了。毋须将我自身的缺点提出来供人批评,这作品本身的缺点已经够多了。如果人们知道我是谁,就会说:“他的著作和他的性格不相称;他应当把时间用在更适当的地方:一个庄重的人犯不着干这样的事。”④批评家们绝不缺少这一类感想,因为作这类感想用不着很多的智慧。

在这本书中提到的那几个写信的波斯人,曾经和我住在一起,朝夕相共。

-
- ① 在封建时代的法国,文人学者完成一部著作以后,在一般情况下必须将它献给国君或权贵,在卷首写上一篇阿谀之词,得到贵人的保护和经济上的支援,始能出版。到十八世纪,由于资本主义逐渐发展,文艺与学术著作的出版,逐渐脱离封建势力,而落入商贾的手掌。《波斯人信札》的作者之所以敢不写献词,不求保护,是因为他没有打算在法国发表他的著作,而是不声不响地送到当时欧洲最繁荣的商业城市之一阿姆斯特丹去出版的。
- ② 这篇初版的序文,本身就是一篇文艺性的虚构作品,和《波斯人信札》集中所有信札的性质与笔调是一致的,和后面“附录二”所收的那三篇解释性的“感想”完全不同。因此序中说作者手头还有大量未发表的“信札”,并非事实,而“感想”中说这部书不可能有续篇,倒是事实。在孟德斯鸠后代子孙所珍藏的丰富的遗稿中,学者们只发现了一些为数甚少的“信札”残稿(见本书“附录一”),并没有足以出《波斯人信札》二集的比较完整的材料。也许作者在一七二一年写初版序文时,打算写一部续集(当时并无成稿);可是在一七五八年版的“感想”(“附录二”)中,作者的经验证明,写《波斯人信札》的续集,完全无此必要。
- ③ 据考据家说,这位“女子”不是别人,就是孟德斯鸠夫人。有些传记家说这位夫人本来是瘸的,她要是发现别人在注意她走路的姿态,心一慌,就会瘸得更厉害。
- ④ 孟德斯鸠发表《波斯人信札》时,还担任着波尔多城法院院长的职务。他认为这样的著作和法院院长的庄严身份是不相称的,所以初时出现的《波斯人信札》的版本不具作者姓名。

由于他们把我当作另一世界的人看待,他们什么都不瞒着我。的确,从如此辽远的地方迁移来的人,毋须再保守什么秘密。他们将大部分的信札给我看,我抄了下来。甚至趁他们不注意,我看了几封别的信,而那些信他们本来决不会向我公开的,因为信的内容使虚荣心与嫉妒心受到很大的损伤。

所以我仅仅做了翻译工作。我的全部困难,在于使这作品适合法国的风俗。我尽可能减轻了读者对于亚洲语言的负担,我把读者从为数无穷的、高雅无比的词句中援救出来,否则这些词句会使读者一直厌倦到云端上去。^①

但是,我给读者所做的事还不止这些。我删去了长篇大论的客气话,东方人在这方面的豁达大度,亦不亚于我们。我省略了无数的繁文缛节;那些细节非常经不住光天化日的照耀,它们只应当在两个朋友之间自生自灭。

如果发表书信集的作者,大部分都像我这样办,他们的著作可能会全部消逝。

有一件事常常使我诧异:这些波斯人,对于法国的风俗习惯,有时竟和我一样熟悉;甚至其中细微的情况,他们也都了解;并且我深信,许多游览过德国的德国人所注意不到的事物,他们全都注意到了。我想原因就在于他们在法国居留甚久;更何况一个亚洲人在一年之间熟悉法国人的风俗,比一个法国人用四年工夫熟悉亚洲人的风俗容易,因为法国人性格开朗,喜欢倾吐衷曲,正等于亚洲人沉默寡言、秘而不宣的程度。

按一般习俗,允许翻译者,甚至允许最野蛮的注释家,将原作赞扬一番,指出它的功用、优点和高妙之处,而把这一番话,作为翻译品或注解录的卷首点缀。我并没有这样做,人们很容易猜测我没有这样做的理由。最好的理由之一,就是写这一番话是非常可厌的,何况放在本身已经非常可厌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说放在一篇序文中。

^① 这句话在一七二一年的版本上作:“会把读者一直送上云端。”总而言之,意即:会让读者感到莫名其妙,厌倦到不知如何是好。

目 录

译者序	1
作者序	1
信一 郁斯贝克寄友人吕斯当 (说明出国游历,志在求知)*	1
信二 郁斯贝克寄黑阉奴总管 (嘱咐他如何看守后房妇女)	2
信三 莎嬉寄郁斯贝克 (回忆旧日的恩情,诉说别离的愁恨)	3
信四 赛菲丝寄郁斯贝克 (诉述阉奴总管的专横)	4
信五 吕斯当寄郁斯贝克 (反映伊斯巴汗群众对于郁斯贝克出走的议论)	5
信六 郁斯贝克寄友人耐熙 (离乡背井,心有悔意,尤其不放心后房妇女)	5
信七 法蒂玛寄郁斯贝克 (后房妇女热情无处发抒,满怀怨愤)	6
信八 郁斯贝克寄友人吕斯当 (出游的真正缘由:逃避朝廷权贵的倾轧,与可能的 陷害)	8
信九 阉奴总管寄伊壁	

* 目录中括号里的文字为译者所加。

(分析阉奴的悲惨生活,以及由于痛苦的生活而造成 的变态心理)	9
信十 米尔扎寄友人郁斯贝克 (问道德是不是幸福的根源)	12
信十一 郁斯贝克寄米尔扎 (穴居人的故事:人人极端自私,乃至彼此之间,没有 丝毫公平与正义)	12
信十二 郁斯贝克寄米尔扎 (穴居人自私自利,自取灭亡)	15
信十三 郁斯贝克寄米尔扎 (穴居人子孙道德高尚,复兴了民族,繁荣了社会)	16
信十四 郁斯贝克寄米尔扎 (穴居人推举国王)	18
信十五 黑阉奴总管寄黑阉奴亚隆 (阉奴之间的友爱)	19
信十六 郁斯贝克寄三墓守者毛拉麦哈迈德·阿里 (虔信宗教的表示)	20
信十七 郁斯贝克寄麦哈迈德·阿里 (如何判别物体洁净与否)	21
信十八 先知的侍者麦哈迈德·阿里寄郁斯贝克 (关于猪和老鼠的典故)	22
信十九 郁斯贝克寄友人吕斯当 (奥斯曼帝国的衰老和腐朽)	23
信二十 郁斯贝克寄妻莎嬉 (责备她对白阉奴态度不端)	25
信二十一 郁斯贝克寄白阉奴总管 (严斥他不尽责)	26
信二十二 亚隆寄阉奴总管 (奉命驰返波斯,加强后房的监视)	27
信二十三 郁斯贝克寄友人伊邦 (意大利里窝那一瞥)	28

信二十四	黎伽寄伊邦	
	(讽刺法王路易十四与罗马教皇)	29
信二十五	郁斯贝克寄伊邦	
	(友好的问候,并提到磊迭到意大利作修学旅行的消息)	31
信二十六	郁斯贝克寄洛克莎娜	
	(甜言蜜语哄骗她,使她安于后房深院的幽禁生活)	32
信二十七	郁斯贝克寄耐熙	
	(他在旅中身心交瘁,但不愿让他家中妇女与阉奴知道这消息)	34
信二十八	黎伽寄×××	
	(巴黎剧院情况;一个女演员的被骗)	35
信二十九	黎伽寄伊邦	
	(基督教的宗派斗争;宗教法庭的残暴)	37
信三十	黎伽寄伊邦	
	(巴黎居民对于外国人的好奇心)	38
信三十一	磊迭寄郁斯贝克	
	(威尼斯一瞥)	39
信三十二	黎伽寄×××	
	(巴黎的盲人收容院)	40
信三十三	郁斯贝克寄磊迭	
	(论饮酒与宗教戒律,以及酒与人生的关系)	41
信三十四	黎伽寄伊邦	
	(波斯妇女和法国妇女的比较;社交与友谊;宦官与阉奴制度的弊害)	42
信三十五	郁斯贝克寄大不里士宏明修道院托钵僧仁希德表兄	
	(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看基督教)	43
信三十六	郁斯贝克寄磊迭	
	(巴黎咖啡店里的无聊争论;关于宗教的争辩)	44
信三十七	郁斯贝克寄伊邦	
	(路易十四的一些怪癖;奢侈浪费,赏罚不当)	45

信三十八 黎伽寄伊邦

(欧洲人与亚洲人对妇女问题的不同看法) 46

信三十九 哈奇·易毕寄改信伊斯兰教的犹太人彭·约如哀

(先知穆罕默德的降生) 48

信四十 郁斯贝克寄伊邦

(论丧仪的无谓;论人生的悲欢) 49

信四十一 黑阉奴总管寄郁斯贝克

(企图用暴力阉割幼奴,使他能供后房役使) 50

信四十二 法仑寄尊严的主人郁斯贝克

(恳求免于阉割,并控诉阉奴总管公报私仇) 50

信四十三 郁斯贝克寄法仑

(准许了他的请求) 51

信四十四 郁斯贝克寄磊迭

(人们对于自己职业的骄傲;某些君主的妄自尊大) 52

信四十五 黎伽寄郁斯贝克

(穷到发疯的炼丹者) 53

信四十六 郁斯贝克寄磊迭

(不重视宗教的人道精神,而徒然在宗教仪式与迷信
方面争吵的人) 54

信四十七 莎嬉寄郁斯贝克

(记后房妇女出游遇险) 56

信四十八 郁斯贝克寄磊迭

(巴黎社交场中的形形色色) 57

信四十九 黎伽寄郁斯贝克

(反对传教士的殖民主义) 61

信五十 黎伽寄×××

(讽刺厚颜自夸的人;赞美谦虚) 62

信五十一 波斯驻莫斯科维亚使臣纳拱寄郁斯贝克

(莫斯科维亚奇异风俗,附某女子给她母亲的信) 63

信五十二 黎伽寄郁斯贝克

(巴黎妇女愈老愈爱俏) 65

信五十三 塞丽丝寄郁斯贝克	
(阉奴娶婢女为妻)	66
信五十四 黎伽寄郁斯贝克	
(沙龙清谈家的无聊面目)	67
信五十五 黎伽寄伊邦	
(法国男女关系的放浪)	69
信五十六 郁斯贝克寄伊邦	
(巴黎妇女的赌博热狂)	71
信五十七 郁斯贝克寄磊迭	
(天主教的罪业审辨师)	72
信五十八 黎伽寄磊迭	
(巴黎的种种骗术)	73
信五十九 黎伽寄郁斯贝克	
(沙龙闲谈;老人们怀念前朝)	74
信六十 郁斯贝克寄伊邦	
(关于犹太教;反对宗教上的不宽容态度)	76
信六十一 郁斯贝克寄磊迭	
(教士在社交场合的窘态;反对强迫人民接受某些宗教上的观点)	77
信六十二 塞丽丝寄郁斯贝克	
(女儿七岁,应当开始禁闭在后房)	78
信六十三 黎伽寄郁斯贝克	
(东方人与西方人在社交场所面目不同)	79
信六十四 黑阉奴总管寄郁斯贝克	
(后房混乱,妇人争吵,阉奴总管要求全权处理)	81
信六十五 郁斯贝克寄伊斯巴汗他家后房的妇女	
(婉言规劝她们循规蹈矩)	83
信六十六 黎伽寄×××	
(反对无聊的著作家)	83
信六十七 伊邦寄郁斯贝克	
(阿非理桐与阿丝达黛的故事)	84

信六十八	黎伽寄郁斯贝克	
	(论法官的无知与律师的狡猾)	92
信六十九	郁斯贝克寄磊迭	
	(论上帝的预见性是有限度的)	93
信七十	塞丽丝寄郁斯贝克	
	(记索立曼的女儿新婚受屈辱)	95
信七十一	郁斯贝克寄塞丽丝	
	(论婚姻法的缺点;处女的证据,从医学上说,根本不 可靠)	95
信七十二	黎伽寄郁斯贝克	
	(自作聪明的“无不晓”)	96
信七十三	黎伽寄×××	
	(介绍法兰西学院及其工作)	97
信七十四	郁斯贝克寄黎伽	
	(气焰逼人的贵族老爷)	98
信七十五	郁斯贝克寄磊迭	
	(法国人宗教信仰动摇)	99
信七十六	郁斯贝克寄友人伊邦	
	(自杀的宗教意义与社会意义)	100
信七十七	伊邦寄郁斯贝克	
	(在伊斯兰教观念上,人们应当逆来顺受,服从法律)	102
信七十八	黎伽寄郁斯贝克	
	(漫画化的西班牙人形象)	102
信七十九	阉奴总管寄郁斯贝克	
	(新购西加西亚年轻女奴一名,留在后房,待郁斯贝 克回去纳宠)	105
信八十	郁斯贝克寄磊迭	
	(反对严刑峻法)	106
信八十一	波斯驻莫斯科维亚使臣纳拱寄郁斯贝克	
	(关于黠武的鞑靼民族及其昙花一现的勋业)	107
信八十二	黎伽寄伊邦	